

罪
惟
錄

二八



尤世威都任李文煜及王世顯等八人翟天等五人傅德

尤世威陝西榆林衛人以功歷總兵家居榆林王氏門

八元戎而世國世臣者兄弟也世威開闢亞于王而威

之崇禎十六年賊李自成盜陝稱偽號改元使韓士舒君

審以五萬金犒城中且奉自成手書曉譬禍福世威持義鼓

兵備副使都任及掌印指揮李文煜等必戰賊勿怯遂斬

賊使呼原任提兵王世顯侯世祿等侯拱極王學書李昌期

原任副將翟如常懷德等明登龍張發原任遊擊傅德惠

憲等孫貴龍秦崑藩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并原任

守備尤勉惠漸等賀天雷揚以繕甲城守衆推世威為盟

主。親。令。行。賊。全。力。攻。城。被。礮。死。無。算。復。戰。賊。敗。退。攻。寧。夏。
馳。援。之。擊。殺。賊。精。銳。數。千。賊。乃。益。兵。來。攻。世。威。等。力。戰。漢。
殺。賊。萬。人。賊。攻。力。逾。旬。不。克。以。衝。車。環。城。崩。數。十。丈。城。
遂。陷。世。威。等。巷。戰。復。殺。賊。千。餘。賊。大。至。世。威。縱。火。焚。其。家。
百。口。盡。禪。刀。突。戰。死。子。是。諸。同。義。或。陳。死。或。自。殺。迄。無。一。
降。者。其。家。亦。俱。被。難。都。任。闔。室。自。經。劉。將。軍。者。罵。賊。被。礮。
死。惠。顯。被。縛。在。道。仰。鶴。至。二。升。乃。絕。王。世。國。世。臣。及。尤。世。祿。借。
居。故。總。兵。李。昌。齡。家。被。繫。至。回。軍。店。賊。責。見。威。挺。立。仰。視。
天。必。不。屈。膝。賊。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萬。自。愛。四。人。曰。
吾。等。大。臣。安。得。污。我。汝。草。竊。左。盡。耳。見。害。遂。屠。城。

論曰。榆林不在九邊之列。自東勝夫而厄。要在延綏。既
乃使鎮於榆林。則以榆林所產名將獨多。地以人重。腹
背受敵之憂。以此成世家。非一日之功也。世成等非必受
命專征。乃然義著烈如此。使十八子出門一轍。似為周
寧武作先登。嗟不可及矣。始信也。田土著之議。為安邊
最切。明無解此四字者。

周遇吉

妻劉氏崔青楊
長魚楊景樞

周遇吉字萃庵，遼東錦州營人。以功歷擢兵官，援勦河南，敗賊自成於羅山，斬首八百，敗賊獻忠於光山，俘獲千餘。已降賊偽頭目安世王、整世王，萬有餘衆。又戰賊生鈇鋪，于固始，于彰德，共得級二千二百有奇。援山東戰壽張，追賊東平，擄李青山等，盡從。太監劉元斌等援鳳陽，無功。十六年，鎮守山西，燕關門，代州三關，提兵官太子太師中軍左都督，妻劉氏亦號勇善戰。時屯代州，賊勢狼狽，遇吉請益兵，詔令副將熊通等協守。通甫至河干，叛將陳尚志迎敵，即令通轉說遇吉西降賊。遇吉怒，立斬通，以殉。傳首

京師時甲申二月之十有二日也。賊犯代，以書招遇吉，賣書者為遇吉婦兄。遇吉復斬之，出奇堵禦，斬首復數千級。賊踞翔州，益兵大至，軍中食盡，退保寧武關。賊逼寧武，撤五日不下，且屠道，臣惟怯，主不戰出降。遇吉呼壯勇，激以忠勇，前邀賊，殲其精銳，無數。城中砲盡，援復不至。遇吉誓眾，即不幸縛我出降，可免計。城中四伏，出弱卒誘賊，佯敗。賊乘勝突門，闌下伏起，殺賊數千。盡蓋城崩而復完者，再傷其四，斃將賊大恨，且釋寧武。或語賊，即此去，曷以威都城。且慮其及也。遂復環攻，窮四晝夜，不遺力。城陷，遇吉猶令偏裨崔青揚、聶勳、楊昇、樞等，率戰次第，烈死。城中無少。

長○皆○舞○戈○盡○過○吉○重○傷○衆○縛○以○出○賊○卒○欲○降○之○罵○不○絕○口○
縛○旗○竿○叢○射○共○傷○其○向○盡○妻○劉○猶○率○署○中○婦○女○百○人○登○屋○
射○射○魚○虛○發○賊○不○敢○近○縱○火○劉○及○百○人○俱○化○烈○燭○後○賊○陷○
京○師○多○有○失○手○足○創○者○皆○經○戰○寧○武○者○也○噫○指○語○人○倘○更○
幾○過○吉○吾○等○安○得○到○此○以○之○降○神○中○題○詩○有○一○点○臣○心○
達○帝○哉○之○句○謂此是神道達帝初○達○帝○
二○字○聯○書○已○忽○抹○去○帝○字○更○檄○書○格○外○嗟○乎○遇○吉○死○後○有○
札○於○君○如○女○弘○光○中○贈○太○保○謚○忠○武○預○旌○忠○祠○

論○曰○明○有○二○戰○榆○林○與○寧○武○世○威○自○為○戰○故○世○威○等○各○
自○為○戰○故○愈○勇○持○廟○岸○者○曰○必○為○我○戰○安○得○不○敗○世○威○

誠能為朝廷戰者矣。遇吉不自戰。戰故勇。妻劉亦不為
遇吉戰。故孟勇持廟算者曰。彼自為戰。安得不敗。明此
可以得一体一氣之義矣。夫都任王世顯等二十七人
咸從世威之戰。崔青二楊等咸從遇吉之戰。顧世威與
都任闔門百口盡。即如遇吉妻劉率婦女百人登屋
巷戰不屈。咸付烈焰哉。

蔡懋德 林曰瑞郭天声馬壠盧俊傑趙建極畢拱辰
蘭剛中應時盛朱孔訓牛勇王友魁等共四

十六人

蔡懋德字維立，又字公羣，號雲怡，南直崑山人。七歲讀大學一書，輒有學為聖賢之意。十三淹古，弱冠鄉解。以陳氏籍冠諸經，賀者在門，謝曰：人生有大是者，此何足云？蓋孜孜務所以不負所學，尋得姚江傳習錄，夢不釋，曰：此是學問會歸處。萬曆己未，成進士，出司李杭州，清習民事。時山東騷動，徵發遠，奸民蠢起，懋德啟心力籌之，民乃安。有重囚母且死，泣請歸視，繼之如期至，曰：非不欲生，豈敢負陳公。時有權貴欲移懋德闈分識，私其子，辭不起，改成主事。

禮部。與同志金聲輩。詠道不輟。時黨事益盛。懋德特獨立。
璫祠成。稱病不入。乞差還里。文震孟方家居。區不隨二字。
顏其室。崇禎初。魏敗起家。旋督學江右。首拔五經。揭重熙次。
陳際泰。次羅寬。皆名烈士。益松淑。羅明德先生。飭修白鹿
洞。白鷺書院諸處。所至建講堂。為士子說學問宗旨。過虔
州。觀文信公徵兵處。弔之以詩。與南昌推官李嗣京。立友
教社。為諸課業都會。置社田三百畝。嘗著鹿洞成規。及管
見臆測。痛晦翁文集粹語。稱真朱子。以啓迪諸士。而于武
脩尤精。歎歷中外。其大者。擒鄒湖屠阿且。堵海寇劉香。定
高紫。西涼。蠡動。復擒_其賊朱相龍。土賊李青山等。移脩闕

寧積粟練士得松山之捷。過獲鹿。設壇祭士民之難死者。
親臨慟哭。十三年。轉河南布政使。民饑。徽州縣停徵。抗疏。
自劾。落七級。壬午。廷推山西巡撫。都御史召對。力請墾荒。
必信。永不起科之詔。務保民以不使爲盜。上曰。孝經小學。
須卿實行之。對以撥亂反治。須從大學。挈綱領。甫之任。三。
定。諱兵。兩擒土叛。方扼守河上。忽東師入口。即奉命勤王。
再命防龍固。改駐防蒲澤間。癸未八月。李賊五十萬由豫。
北。逞懋德。嚴河上守。不得渡。因疏請大調京邊勁旅。百固。
畿。兩有曰賊聚而攻。吾散而守。處以無堅城矣。而援師竟。
無一人至者。乃與寧武鎮臣周遇吉約。足下堅寧武。以扼。

其北吾乘太原障其東賊開關下吾二師授之即棄吾以
若于賊之可少需時曰京師賴以脩此不得已之策也時
賊斬潼關督師孫傳庭兵潰秦亡晉益露晉郡邑聞風西
欵其賢者稍一走去平陽陷朝議以懋德不辨詔解任聽
勘但郭景昌代之景昌怯久不至或曰有例出境候代中
軍應時盛進曰旨即與解任而公忍三晉全城付賊乎都
城無右顧破竹可虞懋德毅然曰吾生平于生死了了今
已淨死所何例時以兵赴平陽晉籓及諸司士民擁馬首
泣曰救平陽一擲不可知與寧武約而遽忘之乎權緩急
宜從初約遂誓師有死無生身殉國等語士民競泣

顛同死。時嘉善陳龍正在京師，知懋德力太原，不遜。移書請婚。懋德曰：「于危城中索婦，其知我哉？」明年正月，賊肖至，偽牌稱懋德清惠，欲招之。懋德怒，斬賊使，碎其牌，堞上象志益一。賊圍城數匝，初小捷，殺賊千人。二月，賊親督攻。急七日，風靈晝晦，拔木屋，危皆飛，標將張雄暗通賊。縱火焚角樓，賊乘火勢登城。時抗堵三晝夜，憊矣。裨將朱孔訓、牛勇、王永魁等十餘人戰死。懋德預作遺表，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若間道走都，臣懋德捍城，單死報國矣。圖卷戰不浮，諸材官善懋德，且出走。懋德投鞭訣，吾與城俱去。何之？于是中軍應時盛、材官段可達共掖至三立祠，故懋德。

與諸生講學處也。懋德拜先賢畢，復東向拜，附于臂後。縲氣未盡，時盛解甲覆懸上，乃絕。時盛之自縊死，次日文武將吏同日死。晉藩端禮門者共四十六人，已而可達潛負懋德屍葬東崗五十三畝寺。蓋懋德嘗結廬太湖之側，自題柱聯七十二峯漁叟，五十三畝後身意早識之矣。賊渡保德，鎮臣遇吉果大挫之，力竭死，別有傳。為不負懋德前約云。自太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弘光中，贈兵部侍郎，與謚忠襄。後與同鄉王燾合祀，額曰雙忠。時盛附祀焉。時盛係遼，諸生棄業從軍，賊圍急，知懋德必死，語妻子無為賊所辱，出及令其妻先盡，亦手刃其子，方十四齡，弱。

也。時布政使趙建極兵巡道畢拱辰糧儲道蔭剛中咸押
繼死。建極字石帆永寧人萬曆乙未進士以萊州守道移
任城破被執賊自成高座責金建極謾罵曰何物獨眼乃
思大做速歸誠天朝當為汝權乞一命賊怒奮數刃死拱
辰字湖日掖人萬曆丙辰進士初知鹽城負風雅公餘每
高歌作串事不拘文法以不謹察處起歷分巡閩欽官之
不可以兵劫之不懼怒殺之剛中字垣生陵縣人崇禎辛
未進士以博士擢南兵科給事中時敵賊為左鎮所敗轉
授鞏左遂騷江北而廷議急闔曹剛中曰敵得鞏左未可
忽也遂巡果不可制山東饑議賑復請急清戶口并里甲

如不核虛寃。竟責上輸。究竟願不得上。而逃亡殆盡。何從開鑿。招撫何益。上是之。及副使山西。分守東門。賊入索印。不與。脅降不屈。人馬見害。贈太常卿。

論曰。忠襄以理學而裕軍旅。死不顧後。賊得清惠二字。所與周草庵約。願棄二人于敵。以緩敵之東下策。願善其如太原。與寧武。甫盡。而潼關之矢。已及承天。時命閻部督葉瑛。援太原不果。而郭景昌怯不進。廟算何為。閱四十日。而都城不保。則太原之三晝夜。較京師十九日以前之三晝夜。為盛氣百倍矣。四十六人以徃。皆不負忠襄之學也。夫忠襄子方炳。作先烈詩。字挾淚。

倪元璐 字玉汝 號鴻寶 浙上虞人 為詩禮鼎族 父陳萬 屏伯明 疾子

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上虞人為詩禮鼎族父陳萬曆甲戌進士以縣最厯官知府時稱良二千石元璐幼穎悟與兒嬉走其羣東西輒部署畫然性篤孝九歲禱大母曹病願以身代口占牡丹賦一座驚昨舌十七登己酉賢書常遍睢陽為文祭張巡有曰姪妾雀鼠盡為國死迹其意若欲自附古烈士天啓壬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知經筵時逆魏林尚公擅權炎灼私得元璐一言為壽元璐峻不許出典闈江右命題稿乎不可尚以見意崇禎改元魏敗詔追贈忤魏周順昌魏大中等誥命咸出元璐手

卷之三十一

正氣凜烈已。臺臣楊維垣等。反攻魏崔。并指斥東林。元璐
 上疏爭之。以為天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
 義。士人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夫以東林
 為邪黨。將復何名。加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
 首劾忠賢。叅題呈秀者。又邪黨乎。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
 祠不已。又且呼嵩。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嗚呼。
 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以忠厚
 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
 維垣沒訾及諸正人。元璐曰。韓爌陛辭三疏字。扶秋霜。乃
 獨以票擬熊廷弼一事。推轂不及。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

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死○于○奸○璫○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
廷○弼○而○燬○獨○不○能○殺○廷○弼○也○詞○臣○父○震○孟○正○學○強○骨○有○古
大○臣○之○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乃○以○其○兄○從○龍○之○故○相○累
夫○從○龍○其○兄○矣○徵○明○特○行○彭○亦○至○德○獨○非○震○孟○祖○若○父○哉
遷○翰○林○侍○講○知○制○誥○先○是○挺○擊○紅○丸○移○宮○三○議○發○自○東○林
而○魏○氏○黨○遂○作○三○朝○要○典○專○以○反○讖○至○是○元○璐○請○盡○毀○其
書○奏○曰○臣○觀○要○典○一○書○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連
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
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机○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摠○之○遂○璫○未○用○之○先

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墓。此一局也。既而楊璉
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遂。璉殺
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三案之
面目全非矣。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
又一局也。于是崔魏兩奸。創立私論。標題要典。以批根。今
日為衆正之黨。碑以免死。他年即上公之獄案。又一局也。
是故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閣鑒之
權。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
直書而加論斷。至欲彷彿明倫。規摹大典。悖逆非倫。當毀
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

亦不得援宋神宗子製序文為例當毀三史局將開館抄
具備七載非雜稽之事寔錄有本等之書當毀四且爭三
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不足論矣
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
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較然管華
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教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
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
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
朝聞夕逐揚世芳吳士元余煌等脩極調維曲加刪屠寧

加以醜詆之詞。決不下。無將等字。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伏願勅毀要典。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廓然蕩乎。上從之。詔諛却禁。無得行書。己已。轉南園子司業。遷右中允。纂修神廟實錄。知制誥。歷右庶子。掌坊事。五乞歸省。不許。酉戌之間。中邊兵事孔亟。元璐乃上制定制虛之策。大率規政府特多。其策制定有八。離敵交。繕旁邑。勵守兵。靖降虜。益致餉。儲邊才。嚴教育。有云。都城蕭竭。不忍見闌市井。無賴重以告密為佃漁。每一波亭。輒連數十誠。恐一旦有急。人無固心。掉臂開門。勢所必有。而策制虛亦有八。正根和。

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有云。卓異本求循茂。不宜復拘考成之格。會推既咨群議。不宜復嚴把持之禁。館員既重官評。不宜仍用文字之科。且督撫大吏。古所稱連帥。全資威望。即宜鄭重責成。勿頻加呵議。与政府忤。言不能用已。而詔選館員。于有司吏部尚書。李長庚。就商元璐。張捷。承烏程。体仁指訖。元璐為把持。上以元璐公忠。不問久之。卒罷捷。上臨講筵。元璐益諷及政府。上滋不悅。揮卷起。負床仰視。元璐抒絳。益切。上終為霽容。乙亥。寇震祖陵。至焚饗殿。殘政本。元璐請發罪己之詔。除民疾苦。悉蠲逋負。一切雜解。改徙折色官代輸之。

又請發弊摘奸勿窮久遠上悉從其言擢國子祭酒歸省
 會辛巳歲授設法濟飢設翼富社倉鑿古法而制其敝壬
 午詔起兵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召問勦寇之法退復申
 奏其畧有曰賊輜重必難民守之大率居中吾并力中堅
 難民必潰又云闖如速下流者猶流尚可言也如其雄據
 不移按兵四視此為可憂又云兵餉之權不宜離而為二
 御將之法必使難貴易富貴極必驕富極必勇命克日講
 官按會典浙人不得有戶部元璐受事講筵未五十日特
 旨填大司農元璐乃上陳三做一寔做與兵部通計先特
 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一大做小生小節無益于數必

有和于國。無害于民。舉一而得數百萬。乃可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厲民。臣必為之請命。上嘉悅。是日奏對自午至酉。徃反暢洽。有同家人。既入部。藏庫如洗。反請蠲逋。至四百餘萬。或訾之曰。求不可得。徒勞。即何不以固其心。乃曉夜籌畫。每漏下三十刻。猶繞床行不休。上嘗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現米。民間輒居奇。元璐乞故折京軍月米。月坐扣米三十萬。仍糴豆數萬。以分米勢。米羨不傷價。閱月買額足。而民若不聞。上急鼓鑄。詔民間悉毀銅器。鬻官元璐曰。不如法嚴私鑄。并請有司罰贖。減半徵銅。不出一年。可令天下之銅悉歸官治。又議截漕法。自來

內庫襍鮮積多不堪所司馭還再四民深苦之究竟逋積
官不能徵元璐請倍折之歲得羨餘三百萬其議必法請
立此學以勸民特設必撫二司其牛種力懲受賕吏令得
墾田自贖議徵法請并三餉為一邊餉新餉練餉名色既
多奸胥陰陽之率多重科總云兵餉額一不欺議鈔法謂
廢金行楮民必不信請自上始民間聽自便久必流通至
如懲關稅之苛罰社司餉之借支禁漕米之折耗除有司
之私派元璐凡諸條畫俱有濟鑿時馮元魁為兵部上
嘗曰朕所用樞計二臣頗任又品題諸大僚謂元璐却好
有心思工文字尋西域人湯若望奉天主教上新曆不用

復陳曠議元璐力爭五不可上滋不悅而修撰魏藻德驟
辦事東閣乘間中之首輔并研為陰和藻德上顧維其代
久之令元璐以原官需供講職稱名不稱姓故事首輔為
然蓋異數也甲申二月經筵畢續以生財大道語上以初
奪元璐戶部疑為諷切怒形于色元璐進曰臣固不敢不
以聖賢常道相規特遣內臣王坤催賦浙直元璐借言浙
都初請詔使天來一矯百動上為追還詔書時賊已入秦
所至瓦解元璐上言圖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備專而後
進可戰退可守且請詔秦晉兩藩如能殺賊即假以大將
之權不然悉輸所有與其賚盜不如享軍未幾寇輒渡河

三晉告急上遣輔臣李建泰督師告宥授賊却送之而兵餉兩難元璐復疏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為防竟蠲十七年田租之半仍以其半留本地資其防禦許守令權為主將輔以紳衿率其地之壯勇為軍多築土臺以資砲勢賊不能渡者為上功仍多給督輔空頭告身聽便宜教勸并与工部事例文冊有輸貨行間者即得赴京謁選又曰兵宜用寡請以真定額餉三萬募敢死五百人為先鋒議未及行而建泰避賊為智不悅月賊已犯闕急請飽士城守而以逼接責吳襄唐通二帥疏上未報賊已踰城矣時三月十九日辰刻元璐冠帶北拜闕亦南拜母浮滿盞三白或

請如文信思死起兵元璐叱之語及太夫人泣然一淚及
顧而止遂捉筆題案云宗社至此死當委于壑慎勿摧食
以志余痛遂南向坐手纒大呼曰南都尚可為遂死賊人
見元璐若生者驚去署曰忠義之門戒勿犯弘光中贈太
保吏部尚書謚文正賜祠茶入旌忠祠元璐性宏敞嚴氣
正辭不避嫌怨家居常語人致命遂志之學宜從讀書無
事時打定先是癸未七月庚戌太史奏夜四鼓月與木星
同奎十四度宜相犯乃距一度五十餘分而陰雲蔽之木
星者司農之位或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犯所交友及外
皆直節天下稱倪黃以其文章節義並藉一時嘗曰吾詩

過石齋而文不達道周亦曰自鴻寶死無能正吾文者其
 相引重如此同時殉難為吳井來金鉉陳良謨李國禎率
 先後負笈從遊者各有傳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易春秋
 詩特奇削書法道古士林爭得一字為珍襲臨文潛思或
 不自知冠履而走札時風激電舉十駟不及也魏清幹日食
 米不過二三合而精神滿腹嘗曰吾年五十二當有大慶
 豈古所云致死為福者哉所著有兒身內外儀春秋問答
 應本說古鞠說今通代言奏牘講編憶草諸書居官至清
 圖書之外無餘物子諸生會鼎等幾不能朝夕云從弟元
 珙號三蘭以壬戌進士最調繁歎黃山一案調輯功多入

為御史疏白前事請以徵過九万九千半還派戶半歸吳
養春而吳榮生以噬主之罪出御史提學時詞臣張溥部
臣張采等創為復社與諸生課業或迎執政意指以為党
詔元珙勸議元珙護持加坐降光祿寺丞陞行人司副加
爭票擬忤執政改光祿丞病卒元珙言表行坊事繼母孝
友于昆季與文正文章道德相砥礪祀名宦鄉賢又有族
子舜屏布衣任俠不事生產無子越敗促治酒徧名諸親
知半酣告之曰有事煩公等明日來某所衆不解明日果
會則見一大甕埋土仰曰吾苦不能為他家人已決入此
甕吾無子諸公念夙好為我手進一坏稍留遺為我歲時

一飯澆之。遂躍入。端坐如禪定。體令覆以一甕。方塗其隙。衆猶未散。甕中勞苦。喙上。衆散去。半猶勞苦。喙上。塗完寂矣。時其象伯明者。城破潛山中。縱吸火酒數十斤。醉燒死。然。

論曰。文正才足底艱。唯非夫持理字。作先聲者也。而上不審于用之。時御座體嚴。情不屬。召對無勝語。正容一問。階伏百惜。文正可謂知而言。而盡者哉。而仰上氣息。或亦救過。况其他矣。帝意左右。以國是彼此。如掌反覆。遂使賢者從容。為其易。蓋能為而不得為者哉。嗚呼。手不可尚。非以奪魏魄。却自誓矣。一時人物。並稱倪黃。

黃意激而倪頗通時宜。故蒙眷特異。祇以東林二字為
同朝所指而任之不終。三蘭清不媿文正。若舜屏之一
坏入甕。伯明之火酒自熱。其猶之張家雀鼠能死國哉。

知府... 縣志... 卷之六... 六十六

李邦華

劉明寶

李邦華字孟簡號懋明江西吉水人弱冠登萬曆甲辰進士為鄒南臬門下士以涇縣能擢御史福王不即之國上疏速之立朝扶植流品議論侃侃巡鹽而折首課吏治歲侵設法備賑疏停織造績望益著性敦儉自奉布素為群小所射例選山東叅議病免天啟元年科臣周朝瑞稱邦華峻節通才起廢籍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寇充斥景州告急以奇兵制勝復景武鄒滕時東江兵潰安置逃伍無譁明年入為兵部侍郎送璫用事作天鑒等錄邦華高署樞輔孫承宗擁重兵闕門特請入朝面奏邊事或

言承宗且與晉陽之甲。而邦華內主之。璫惧，矯旨勒承宗
還鎮。倪文煥遂承指論邦華削藉，謫戍嶺南。崇禎初，起原
官。陸協理戎政，疏任將取軍清蠹數事。晉尚書，頃陳京營
三大蠹。曰戕營。曰耗餉。曰空伍。己巳，東師入內地，破遵化
邦華請營近郊，不聽。坐罷官。己上悔之，尋復起南京兵部
議守江南。不如守江北。守下流。不如守上流。不果行。糾神
宮監張其蘊不法，其蘊伏誅。艱歸，起原官。兼都察院事。明
年，敗綏楚地。邦華請急保東南，以裕安攘。有云功。令既嚴
吏治，斯幻。誠求不中。民散若。是貴治標而仍宜治本。賊
果突江西，破萍鄉萬載二邑。袁臨吉三郡望風棄城走。左

良玉以兵東避。大掠。邦華請以彭期生為兵憲。堵湖西。後
期生殉節虔州。為不負邦華知己。甲申。賊逼都城。邦華與
勳臣李國楨。及右庶子李明睿。少詹事項煜。各疏南遷。即
召太子撫軍。留都以鼓勤王。上初覽之。大怒曰。諸臣効力
何事。乃出此策。且云國君死社稷。古今正理。不報已而勢
益迫。大學士李建泰從軍中。上書三事。其一亦出此。上心
動。召對平臺。以建太語示群臣。大學士范景文及被召陳
州諸生張鑾。並請先奉太子監國。江南便兵科給事中光
時亨曰。是豈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景文等沮不復言。三
月。寧武告急。邦華至內閣。請發帑城守。閣臣魏藻德不應。邦

華頓足而出。率諸御史上城巡督。移寓吉安會館。故郡
 人所祀文丞相天祥者也。十九日城陷。急奔求上。不得。曰
 此吾後文山先生時矣。願考覓伴東宮南下。因具冠帶向
 文先生像行四拜禮。噫。人生自古一聯。投環盡家人。遂
 以信國畫像并殮之。有絕命詩。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
 大節之死靡他。云。弘光中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祠祀
 旌忠。子士開。士國。異母兄弟。友愛特至。常舟行。士國墮湍
 去。士開援之。不得。遂號哭赴之。並水死。詞臣劉同升為之
 記。聞者無不傷心。後同升亦扶義起。死國難。其太子撫軍
 疏畧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梗概。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

宜聞但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太子仁明英武宜做仁宗
故事撫軍南京便宜施行毋從中制以振國威通聲接安
祖陵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又密請求定二王分封有
曰剪桐之事國家承平亦宜次第行之矧時當艱難豈宜
姑緩東南太平寧國諸郡未經兵火皆可昇建藩府上以
示首輔陳演泄其議于朝上遂罷之時都察院司務劉
明賢亦踵和華之義隨自教明賢字長華廬陵人萬曆
乙卯賢書

論曰南猶京邦太宗不以夷諸省曰以輔京師合控中原
原九卿諸署不煩設已久為太子監國地而徒執于忠

肅之一言。嗟乎。有忠肅而可為。共一言也。相傳懋明就

忠肅祠祈夢。忠肅折東。稱同寅。懋明卒。亦為兵部尚

書。兆果驗。至欲借金陵為靈武。求反。忠肅之一言。不得

夫一言而利害殊。豈不以時。孔懋明。候旨。皇儲。修軍。育

詩。五雲。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又。清。二。王。分。封。有。詩。剪。桐

天子貴。畫策。老。臣。才。才。之一。字。忠。文。頓。自。負。為。上。策。云

此類文字，多為模糊之印或殘存之字，難以辨認，故略去。

凌義渠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登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崇禎中上邊用兵各餉急至有奉鈇索追呼郡縣而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齎行自縊義渠上疏極陳體群臣子庶民二義語劉痛出典試山東陞兵科都給事中已而東師攻朝鮮界義渠抗劾登島大帥陳洪範按兵不救且言東島向來有無貿遷仰給朝鮮乃此坐視不惟外侮可憂兼且內潰足慮無何島兵果叛已大帥左良玉奉命援江以北兵不律義渠單疏投劾之時當國為義渠同里則岳上自立無所親附卒坐磨勘世曹曹鳳禎

中式卷不協。出為福建參政。義渠嘗有弭亂之策。畧曰。今天下之亂。可得而數也。夫此濟亡在眼。所與共成朝廷。不知異同之際。始自何年。水火構鬪之形。成於何事。依附實繁。而向背各出。此其亂者一。士大夫日逐貨利。而鮮情實。有以啓明主之疑。且忽始不得不寄耳目於中涓。寄摛發於邏卒尉吏。甚下寄於好莠。不可憑之多。使一介布井。皆有以伺朝廷之得失。挾簪裾之短長。尊卑之分。不足以相制。此其亂者二。武臣之積輕。矯之以至於偏重。而亮整之士。即有以窺上意之所急。蓋露其偃蹇飛揚之態。上不難抗督撫而下。可以辱命吏。長此不悛。為憂方大。此

其凶亂者三而刑獄者所以佐教諫之不及數年來外寇
交訖漂血僵屍動以千萬生氣之不絕者如綫矣而日益
以撈掠之威金石之毒冤讎愁苦之聲上徹天地其召
亂者四一竭於軍國之徵輸再竭於婪吏之浚削三竭於
豪右之魚併而所餘者幾愚者聽人悍者獨起夫非志廣
慮深如古之輟耕而大息者乎此其召亂者五且也士類
修市井之容閨閣習倡優之步習俗所錮相于於儼澆如疑
雲積霧之不可解以目前之風尚合之古昔之謠識所謂物
故在也而是此其召亂者六猶記三十年前士尊一經子
師說弗易其為文亦循仁合道乃一變而汗漫縱橫日以

狂慧相煽。浸有日下之憂。此其召亂者也。矣。夫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所以治。側身脩仁。若臨若履。人足以奪天理。足以制數。消弭不可不早也。久之。寇賊愈誼。格習難破。勦撫紛。無一勝着。義渠益憂之。乃上疏曰。寇禍至今日。如病之入腠理。所宜晝夜併攻。手口互救者也。乃轉攻轉傷。日救日潰。至九重約已菲。躬聽早察。邇亦既旦夕勤遽。無有寧息。而未見有固然之效也。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情。饑飽虛寔。去來之故。隨旨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以小捷為恥。置零級弗。憚。概。擢。甲。刻。日。進。搏。誓。不。與。賊。共。戴。天。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加祛文法。拘牽之弊。

舉一切兵餉專任一人聽其操縱置小利鉞勿問者予
有能排群策而獨持一斷寔使閫外知所稟命截然不
屬游移者乎以呼吸之軍機而既候成命凌俟部覆乃行
部咨費幾周折比至行間而面目全非矣以信賞必罰之
軍政而歆以爵賞者無虛日惜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積久
生玩恐温文自此不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震如是而能結
勦寇之局者未之有也今賊与我共北疆土畢竟作何收
拾果可以不聞不見自謂了事者乎且江南諸郡之憂有
更劇於他省剽銳不及楚蜀而難安易動之人心過之雄
鷲不及燕趙而焚劫推埋之風氣逼之富厚不及閩雒而

織靡侈汰之習尚過之。恐魁禍未已。將來必有大决裂出人意。表財賦真區。血脉中斷。京師何所藉以轉輸。顧安得晏然已乎。而最要為名分紀綱一疏。時宜興溧陽等處亂民。熱創巨室。且烈義渠曰。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專恃此上下之分。日者發奸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啓。藩國悍窳入京。越奏里閭小故。排闥敲寬。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吏役可以籍本官。市僧可以持紳衿。盜賊可以傲失主。以春秋所為六逆者也。即九重之上。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後使群動也。於甲申。歷陞大理寺卿。三月十日。有旨召對。趨至長安門。不達。且不塔。俄報賊入城。方還寓門人李森。

傳上玄問義。渠以首觸柱。血流被面。森牽止之。則復作怒。鬚髯盡張。晚盡熱其書籍。次日黎明。初冠拜闕。後輒向稽首。作書訣其父。自縊死。時年五十有二。義渠天性清弱。居官二十載。自讀書論文而外。泊然無營。凡所勉勵同人。率以謹財用。戒馳逐。惜時日。為事君之本。臨命謂家人曰。我一生儉居蔬食。於物無所恋。嗟世界中。亦何物可忘者。所著有湘煙錄。使岷詩。及秦疏八卷。詩深覲幽索。如其人云。弘光中。謚忠清。贈刑部尚書。祠旌忠。論曰。終崇禎之世。以矯失之主。臣救甚。救而救復甚矣。寬嚴不本于道。偏任不舉。讀弭亂之七。灼具要矣。而

吳麟徵包乙

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先世浙天台郡、迂激浦所、為海鹽人、嗣有節、嬾者、不得歸葬其夫、自經台之壟木、詔旌之、數傳中任、麟徵父也、麟徵生時、祖震、夢五神吏、義冠佩玉、入其室、儼坐、以為異、年十二、與從弟麟祥嬉戲、徵自擬宋文丞相、而使祥為字羅、坐謾罵之、久之、學不進、父中任怒、具斗概、籌冊、須麟徵更受生計、麟徵悲、故不釋儒者業、二十為諸生、時家貧、祖震七十老、賦詩曰、碩○回○寒○作○暖○先○至○白○頭○人○性○不○任○制○科○書○攢○眉○棄○去○而○摹○古○不○休○霜○落○時○風○排○戶○入○擁○衾○不○寐○奉○本○如○水○西○脚○凍○直○不○听○伸○縮○以○手○揉○帖

移時乃活。作而嘆曰：此袁安之所為僵也。戊午，與兄麟瑞同奉於鄉。瑞捷己未，而麟徵以天啟壬戌成進士。先是長安卽夢褐衣丈夫，危冠負手，長吟文山句，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浪打萍，或曰：隱士劉宗周也。及觀政，升宗伯堂，有懸板題主事劉某愕然，心異之。授建昌司李，分闈得黃端伯、艾南英等，常縟德安王姻。姪黃孟嘉，踏門投書者，匝地間遺酒八罌，啟視半黃金，漉酒飲之，而還其金。竟生孟嘉不赦，外艱歸，補興化。閩人語不解，但作點頭喞喞狀。故多因緣于能通語言者。麟徵絕餽遺，平糶盜，收矣兒釋苛囚，毀淫祠，焚妖具，破嚴勝之術，有父訟其子，收榜之。

復訟。紫之復訟，笑曰：趣汝來者，其後婦乎？父驚悟，為出其妻。杓離建昌，掛素琴廳事西壁去。及謝事，與化家人誤持一漆盞，叱置五顯嶺下。擢吏科給事中，上書羣臣之情，宜通小民之隱，當悉復請墨敗而監司不先發者，並罪身諫官章。正宸莊鰲獻之寃，上常臨軒諭羣臣，甄別善能，宜無忌諱。首輔體仁委責省掖，麟徵曰：薦賢宰相事也。上稱善。請罷中官，有曰：太祖高皇帝唯恐其干預，唯恐其有功。陛下唯恐其不干預，唯恐其任使之不稱，辟之于奕。此險着也。可常恃乎？并請罷緝事廠臣。苗中時政事苛碎，法網嚴密，僚友不相往來。陰類翰張以望顏色，窮開漁採，灾核日

告禍亂寔加麟徵立朝不滿二年封事三十六上首輔烏
程惡之云麟徵遲頓不及事尋賜歸葬已補吏垣右科請
卹故輔文震孟還其爵命副使魯封會病作歸田之詩宜
與延儒復相信任殊絕因類進耆碩以塞上意以麟徵代
章正宸為掌垣趨閣省謁相君怪其後時麟徵曰願申公誼
以報私恩已而欲引故輔涿州復揆席取內旨下科麟徵
封還詔書復薦正宸自代不報時朝廷稍厭嚴苛欲試寬
大以責近效不次用人麟徵獨以為不可并請罷遣屯田
大員責效守土于是相君遣所親信部郎吳昌時遞密語
麟徵不應相君曰舉之適自厄矣時中邊闕急麟徵歷有

堵禦諸䟽。又請整飭。苗都頓寄重兵。假大臣便宜為京師聲援。不果已。而䟽劾垣臣廖國遴。楊枝起。六連昌。待會。求直言。行人司副熊開元。垣臣姜采。相繼䟽奏。首輔不職。狀坐詆誣。詔獄臨朝。上怒不解。麟徵送容。奏曰。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洶。誰當受難。上回顧廷儒。廷儒決汗謝死罪。憲臣刘宗周。復訟二臣。詞激上怒。使衛騎馳曳宗周下殿。御史金光辰。復爭之。並繫獄。麟徵正色曰。宗周之忠。群臣百姓皆知之。今与臣等同救言官。而獨蒙其咎。臣等何賴。以事陛下。因免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勅冠起。宗周既放。麟徵送都門。因其述前夢。愀然曰。刘子隱矣。予

獨。由。其。不。免。乎。癸未、東師深入、詔勤王、無應者、銓改歸昌
時、而冢軍以剛愎濟之、麟徵抗疏論劾、不省、上欲親征米
脂、麟徵與諸臣泣諫、乃止、于是屬輔臣吳甦以寇事而延
儒不得已、自請身督東禦、麟徵理計事、平、無左右、延儒既
輕以捷聞、怒麟徵乙其私人、遂欲更定計典、上不許、會有
中官刺延儒塞外隱事以告者、上悟、救延臣、盡發其狀、麟
徵上不可、赦數事、賜延儒乘傳歸里、于是廷臣蔣拱宸黃
耳鼎等、復盡發昌時諸不道、上益怒、設朝、詔皇太子出閣
侍、且親鞠之、麟徵曰、刑人不于廷、請付司寇、不可、竟與封
疆罪臣范志完同誅、而速延儒、賜自屏、時關東外八城盡

失寧遠孤軍獨存、鎮臣吳三桂、撫臣黎玉田、王永吉、自軍中上書、不如內徙、以固關門、首輔陳演不能決、麟徵以為棄地不可棄、地并棄人尤不可、因云、今西北之寇勢方張、不如使三桂徙、近呼吸京師、為便、由中、八月、補會試、分闈、得吳易、凌、駒等、甲申、朝罷、上問朋黨事、對曰、臣聞本正源、清何同何異、上良久、爽然、時首輔演每以私劄言事、麟徵曰、國是貴公言、演非制賊急三晉、羣臣爭營陞黜、免禍、麟徵曰、今非去時矣、拜太常寺少卿、三月、寇勢益迫、內發麟徵、寧遠一疏、急召吳三桂、黎玉田入授、已浚期不及事、則請發罪已之詔、盡免畿輔賦役、更繇召見百姓、深布誠款、

俾合力拒守。出甲士宿城外。則廩其妻孥。時上下危蹙。言無一用。十一日。寓書南還。与家人訣。二十年之夢。今即真矣。詔分門督守。麟徵得西直。當衝。十七日。郭外戍先棄。火礮野走。夜城樓中礮墜。裂几案。訛言滿城。意迎賊。十八日。賊為豎勤王旗。給門大司馬張縉彥以為然。欲應之。麟徵不可。遂同武安侯鄭甲、惠安伯張慶臻乘夜求見。上益兵。門嚴不得入。還至午門。閣臣魏藻德語麟徵曰。兵部調度已定。公何事。張皇。挽之出。遂奔都憲李邦華。相持。泣。十九日。聞悲呼四起。賊送齊化門入。戍卒竄散。麟徵身不能三四十人。夾以行。而賊騎馳逐不能前。止三元祠。出道士酒。

坐送者五人左右。飲之。拾敗楮。不能成幅。書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社稷。一旦失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匡救法。應視服殮。時用菖中青衫。覆以單衾。足矣。茫泉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二十日酉刻。罪臣吳麟徵絕筆。一遺孝廉祝淵書。一遺兄麟瑞書。一遺從弟麟祥書。且曰。幼擬文山索着也。一遺兒輩蕃昌等書。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生不如死。令方悟之。達旦。同鄉旧僚友。迹至祠。請與偕去。不可。科臣翁元益使髯奴招麟徵共許賊誓。絕之。漫有高翔漢者。已受賊署。來百口。麟徵不得。愧恨去。日禺中。祝淵至。哭曰。學道人易如是。時帝后殉社稷。狀的慟哭。

擊。賴。此。血。入。戶。投。繯。絕。他。日。宗。周。哭。之。以。文。有。日。零。丁。之。兆。信。不。誣。也。爰。及。僕。名。凌。先。生。而。死。者。其。為。宗。周。乎。乙酉。宗。周。以。果。殉。難。麟。微。性。恭。約。飯。客。率。園。蔬。不。進。絲。竹。一褐。絰。數。補。緝。不。棄。嘗。脫。力。馬。鑲。帶。金。以。贈。孤。士。周。人。旅。死。某。太。守。入。覲。載。金。六。罌。詣。門。閉。謝。之。明。日。或。有。言。太。守。良者。麟。微。笑。曰。墮。良。太。守。罌。中。矣。居。鄉。以。法。活。飢。者。瘞。棄。諸。萬。輯。古。今。家。人。書。放。曰。家。鑿。搜。藻。唐。以。來。党。禍。為。四。卷。曰。党。鑿。時。有。縣。人。包。乙。請。為。麟。微。塗。稱。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數。受。創。几。殆。稱。賴。以。堅。忽。見。賊。大。掠。縱。火。及。太。畜。感。痛。起。救。皆。并。死。逆。者。與。隣。叟。收。瘞。之。麟。微。喪。婦。中。道。塢。壁。之。民。

類相製保目名一軍望見舟懸白旒為算日供具啜泣而
送之或有豪強丈夫多發符馳送數十里至有南向赤襖
橫錦坐者台見送者帳中使陳數節烈狀則提酒揮淚謔
罵推擊仰天指心以自明恨至清江浦閩御史可法迎醜
麟微趨而哭之哀渡京口撫軍析彪隄檣號曰悲乎我
結髮逆公造幸苦喜樂無不知公其完人乎弘光中贈
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祠旌忠廉一子子壯與能文章早世
繁昌博學好道不就試六蚤卒次孟報次坤奎兄麟瑞歷
大中丞後麟微年餘卒而所取門下士黃瑞伯凌駟吳易
艾南英皆節義知名

論曰。磊齋陳眉廣額。於嚴有威。嘗自辦確庵。六號果齋。迹此二字義。其學漸就切實。時朝有四君子之謚。所務自全。不惟勝人。故忌者蓋寡。常攷其逸事。非故人不書。非百里不有輿。泛寒不圍爐。敵暑不命鼓篋。子弟失節。竟日不言。唉。令慚仄。如被嚴刑。年五十矣。上書兄。必楷整。不間行草。容輕鮮。過之必易。常祀。是。可以想見其學矣。明季得文遺句。所以勸諸公致命者。屢頌磊齋之夢。從劉念基。呈得文山句。則更奇。上書通情。悉隱。其即若柯體。與子二義。皆切時弊。而整飭留都。宿重兵。假便宜。為聲援之計。若曰。不能令太子撫軍出此。最要而朝廷不

為意。致使道鄰主南樞。持鉢。零乞飯。兵為勤王。豈有及
哉。送別念臺。以不能隱自危。而果五神吏。逝之去。卒之
念臺。後石齋。十五月。並送文山。蓋皆零丁。濼中人也。夫

金鉉

母章氏壽側室王氏弟錄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原，籍南直武進。曾祖拱，沒入北京軍衛，遂為順天人。子汝升，以進士歷南京戶部主事，生顯，名卿，若歷南京二部郎中，出知汀州。七子，鉉其長也。生時與大父汝升同日，遂命名繩。第八歲，改今名。錄天啓丁卯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教授揚州。陞國子監博士，潛心周易，以程為主。朱義次之。踰年，陞工部主事。時內臣張彞憲奉命總理戶工二部錢糧，特建公署，鉉請罷之。有曰：「此舉一行，將開交結之門，決廉耻之維，喪皇天而喪士氣，寧有甚此者？」不報。尋果違署，欲令西部行謁見禮，鉉復爭之，以為

皇上迪簡之臣奔走刑餘之下。如國體何必不辱分稅杭
州。以忤中官移疾歸。吳憲積怨坐。鉉驗修火器不寔。奪其
官。於是併究心。毛詩春秋周禮之學。區其室曰讀書。卑魏
晉。為大絕排偶。合刻宋四大家。特選古文辭。以周襄不許
晉。隧為首。謂關係極大。且接尚書。時與劉念臺。史道隣。朱
勉齋。黃石齋。諸公。往來論道。常拜文信國祠。下有句。殉節
士。所恒。寧足矜。子功。便以致。身為不。難事。諸吟。有讀陶讀
離騷之題。刻大學。漢詁本。為文序之。讀南豐集。稱楊雄
比干箕子。鉉勇為之辯。有曰。依菴。不去。與依紂。而不去。為
大夫。食祿于朝。與為囚奴。而伴狂于野。在新。而忘漢。與在

周○而○終○不○臣○周○較○如○何○劇○美○之○文○陋○而○諛○洪○範○之○文○大○而○
恒○又○不○可○同○日○語○矣○作○考○說○春○秋○筆○記○正○學○說○胎○教○說○人○
道○危○微○解○及○語○錄○數○百○條○綴○以○斯○道○為○已○任○辛○已○忽○集○其○
生○平○著○述○付○弟○鏡○錄○存○之○而○于○癸○未○七○月○之○晦○日○書○一○詩○
于○邵○子○全○集○之○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過○時○外○而○
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則○三○年○遠○則○卒○歲○優○哉○存○哉○
庚○全○吾○世○鉉○精○考○學○以○是○預○知○明○年○殉○難○之○事○為○作○絕○命○
云○蓋○家○居○者○十○三○年○矣○甲○申○二○月○起○廢○補○兵○部○車○駕○司○主○
事○巡○視○皇○城○未○十○日○賊○陷○大○同○時○宣○鎮○設○有○內○臣○監○視○鉉○
上○疏○曰○宣○府○都○城○之○蔽○宣○不○救○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

勇可任。但恐內臣償其事。請急撤之。不。听。三。月。果。宣。府。內。

臣迎賊之馮。死之。鉉。開。大。慟。語。其。弟。今。日。我。哭。朱。公。數。日。

若。又。哭。我。賊。薄。都。城。自。請。請。臣。分。餉。戍。卒。鉉。與。成。德。景。貧。

貸。客。囊。飽。五。十。人。十。七。日。舉。酒。告。其。母。章。曰。城。陷。兒。分。必。

死。不。得。事。母。奈。何。母。曰。啓。井。以。待。令。汝。目。順。次。早。爭。傳。駕。

行。見。宮。嬪。逸。出。拜。母。曰。先。賊。皇。城。當。死。皇。城。時。長。班。劉。郭。

等。二。人。趙。起。至。禁。城。之。西。北。臨。河。而。坐。須。臾。見。有。輓。輿。乘。

馬。者。知。為。賊。也。憤。大。罵。覬。城。而。拜。且。拜。其。父。祖。曰。造。了。事。

今。已。釋。肩。矣。舉。身。投。河。一。淺。劉。郭。掖。之。則。更。投。深。處。以。死。

得。年。三。十。有。五。時。母。已。脫。井。欲。下。得。振。便。入。井。倒。室。王。呀。

母不得從母并死。先是城陷之日，六弟鏞即投縊。弟鏡脫之，至四月之朔，鏞竟赴井死。六月，東師入，諭卹前朝死節。鏡請迹其屍于故處，得髮纂與碧圈，有骨西廂，互不辨。適有內監至，曰：「若求金兵部乎？此是也。」因言初兵部死，有內監呂胖子投水從之，並掩之。此地鏡欲抱骨歸，疑呂不便，遂藁葬御河之上，持髮與圈歸，更塋弘光中，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廢一子，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鉉無子，以弟鏡子怡恭為嗣。

論曰：徐勿齋沂常言伯玉嚴氣正性，他日必以節見。是未為知伯玉。蓋伯玉誠儒者，無意于節，而節見也。夫立

朝○勇○點○內○監○氣○類○德○遠○而○卒○与○胖○者○互○體○恩○和○仇○乎○

張羅考羅俊羅善羅輔等三十三人劉會昌印宗玄
金毓峒方正化張翬高陞陳士章朱都司郭

土貢

張羅考字仲美號二酉北直清苑人父純臣神機營前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端毅有大節羅考有兄羅俊及弟羅
善羅輔等六人羅考以崇禎戊辰進士歷吏部文選司郎
中清嚴陞光祿少卿卒以直見忌謫歸前己巳丙子東師
內警羅考少隨父習兵事從城守令晝一庚辰復戒嚴有
給事中夜呼門門者奉約不啓給事恚以羅考擅城鑰聞
上弗問羅考昆弟同居好思其黨里癸未兄羅俊成進士
而少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明年甲申賊自成以其衆

陷山西遂由居庸入犯關令別將劉宗亮等寇畿南數郡
會真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送賊劫而殺之以應賊而保
定勢益孤遂有稱賊仁義弔伐之師者羅彥兄弟以保定
為神京前蔽必章此門戶待援于是約同知邵宗玄合官
紳士民遙拜關盟于北城樓之上計鄉丁及門夫可二千
人而賊數萬破河間偽牌數至羅彥等不為動已而新守
何復及太監方正化御史金毓峒次第至乘城守而圍部
李建泰以衆散護餉入城其卒竟通款于賊羅俊斬之衆
慄三月賊圍城百道歷三晝夜不得利乃遣卒環城仰面
而罵一再射書勸降羅彥登城碎其書擲還之乙未却城

陷羅彥兄弟益勵與毓峒宗玄等誓守以待天下勤王餉
盡至出其珮帶綸翟珥服之屬佐賞弟諸生羅善角巾緩
帶涕泣行吟有生居慷慨悲歌地日誦唐虞孔孟書及撥
亂匡時需俊傑成仁取義是吾徒之句純以大義晚暢武
健以故敗形已曠孤危絕援而衆益勵不衰兄羅彥等故
誣笑如常也賊宗亮不得志自殺其偽將數人今日午不
克撤圍去而建泰中軍郭中杰陰導賊西南城陷羅輔負
殊刃善射欲潰圍出圖再舉羅彥邀與巷戰所擊殺數十
人賊怒攢矢藥百十羅輔死羅俊方守東門徂擊賊之什
地且嚙其吭不得嚙其耳吐耳大呼吾皇明進士張羅俊

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彥急抵舍題其壁明光祿寺少卿張
 羅彥義不受辱反手書忠字于面縊死井亭妻宋氏奮刀自
 到不殊乃与妻錢氏及所生女赴井死羅善觀其妻高女
 三人投井死來別兄考睨井欲下乃以兄妻宋錢故避嫌
 歸投其室井而死羅俊子諸生伸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
 以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為羅俊等伯母屬聲罵賊擊
 破李腦高氏者弟羅士妻寡居王氏者弟羅哲妻同梁爭
 縊死白氏者羅輔妻与王氏皆從母家促入危城是日王
 氏死白給其女看井中何物如方規井邊推之下身從之
 而幼子女二坐失母亦隨死張晉妻師氏偕張震妻徐氏

張翼妻劉氏。劉母胡氏。同井爭投死。而張氏止羅喆。變容
易服。從水門出。亡存血。祀羅俊。字元美。年五十有八。羅善
字舜卿。號醒庵。年四十。羅輔。號中堂。年三十有三。伸。與晉
年皆二十有六。蓋城陷後。都城六日。賊中或見羅彥題
壁語。為一歎息。至有泣下者。尸久墮地。無人一視。獨故犬
三。不去。迭守護尸旁。不全。為烏得下。下則號恐去之。一賊
至此。則嚙其拇指去。賊益驚異。乃令蕭藁埋之。又三十五
日。而賊敗。毓崙。字鶴胎。保定完籍。清苑人。崇禎甲戌進士。
以御史監禁旅。扼畿南要害。與太監方正化同出。建泰逸
去。毓崙被執。不屈。從子武舉振孫。欲窺取毓崙。不得。與搏

良久毓洞得伺間投三皇古廟井死妻王氏亦自盡從孫
嬰妻陳及侍兒桂香皆井死賊怒振孫支解之宗玄馳
玉清觀前投河死而正化自縊於西城樓令人縱火焚樓
又鄉紳陳士章宋都司及賢書劉會昌張暈高陞咸死之
會昌字凝禧士章以進士歷徽州知府城破與其妻張氏
子宗瞻子婦楊氏孫僖孫婦常氏及孫女至親七人皆投
井都司朱失其名曾任大寧時卧戈暗室伺賊入猝起撞
之連撞數賊怒衆排圍入縛西城細磔之猶罵不絕口
郭貢士者公服北面再拜且死亦園扉持槊待一賊入渠
及賊仆郭手震不能再舉賊甦起反洞郭死郭妻促延

頸請。且曰：夫死，我何歸？賊感，廢。及曰：若夫婦以義，我賊也。遂扶郭屍正寢，再拜。亦拜郭妻為母，而出其子。約兄弟曰：吾將大賻母。五月，闕敗去。賊乃懷金，淩走保定，貽母。其子臨別為一洒涕。

論曰：保畿南以待援，較古張睢陽義更切也。李閣部大誤事。然太子撫軍一語，果得請。古法章故事可復見。此空言足以贖罪矣。羅彥一家三十三人，皆嫺二酉之教。而自毓峒以往，皆死二酉之義。惜都司貢士不得其名。安得張氏故犬百十列陣，而前縱嚙賊，拇盡以明非其主之義。相傳黃靖南殉南都，其馬自擲而死。馬忠犬。

史可法

任民育、吳爾棟、何剛、施鳳儀、黃鉉、吳道濬、徐胤文及盧涇、林等六人武職、乙卯才劉肇基

蕪克臣及馬應奎等十二人周志畏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隣，北京錦天衛籍，河南祥符人，性廉直，勇于義。崇禎戊辰進士，出理西安，以戶部主事晉郎中。出參議江西，備兵安池，援相廬，敵力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安廬四府。安廬之有巡撫，自可法始也。捷數上，遷七省漕運，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撫淮揚，開北政，招流亡，繕城郭，訪賢豪，諮以軍政。雖側微，有佐一得，輒延札之。為上客，郡縣不職者，畏其彈劾，亦束修為誼。崇禎壬午，東師深入，可法禦之廟灣河口，預埋火器待之，敵嚴可法素望，解

去○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時、敵賊彌楚、勢東下、可法為江
南保障、屹然不搖、朝議且移北兵部、簡討汪偉曰、有可法
而江淮奠安、始留此重寄、可法隨與正詹美曰、廣疏請皇
太子監國、南都、以固國本、鞏祖陵、留中、聞賊逼、移檄勤王
有云、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撥諸恤
縻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兵未集而函問至、以
首觸柱、血流至踵、文武大吏皆感痛、哭失聲、可法誓浦口
欲走死、逃都、謀者謂釋江南半壁、非計、遂止、時潞福兩藩
俱在淮、潞有賢名、可法與諸臣意屬之、而阮大鍼者、故魏
黨、欲大福以圖報、後入為督馬士、英慕為主其事、士英以

福藩親賢不可奪。飛檄大帥黃河功。劉良佐及高傑劉澤
清等與共翼戴。遂私謁王舟中。而致書魏國弘基。亦使人
約可法浦口。自是南中無敢異議者。合詞迎王入監國。可
法首進戰守人計。謂當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報仇
大義。王唯。無所決。進可法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廕一子錦衣衛僉事。世襲。可
法請設四鎮分汛。以北拒。詔封黃德功靖南侯。高傑興平
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凌族左良玉于楚。與得
功各得廕一子錦衣千戶世。其四鎮之轄淮揚者十一州
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批討事。轄徐泗者十四州縣。隸之。

經理河南北一帶招討事轄爲壽者九州縣隸之經理河
南陳歸一帶於中討事轄滁和者一州十縣隸之經理各
轄援勦事設督師駐揚州通中調遣各設監軍一負一切
軍民皆聽分統州縣有司皆聽節制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
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城池即歸統攝
又請侍衛帶刀入直及錦衣鑿儀諸司所隸軍役當多事
之日俱宜入伍操防至錦衣鎮撫司官可不^必備以杜告
密節繁費于是士英以大鉞哀議內持權可法不得行其
意自請督鎮揚州士民譁夜榜于衢有云明一李綱而
逐之在外明一秦檜而留之在內時太學生陳方策諸

生盧涇才等數百人。上疏言可法不宜出。不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幕中設二十一社資謀議。以江北危疆人情計脫。後請行徵辟之法。以通銓政。時廷薦原督臣吳姓可大用。士英嘆誠意。伯劉孔昭彈之。可法歎曰。黨事起矣。奉詔祭告泗鳳兩陵。因上疏曰。陛下深宮廣廈。當思西北諸陵。兔兔之未安。玉食大庖。當思西北諸陵。春秋之未展。即所夕焦勞。勤思遠略。不辨而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扶。眷豪傑。因之震足。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于何底也。振聞時北兵已走。李賊迤西。可法請立遣北使。致爵三桂。以酬其勲。且使山東

河北知中國有君南向繫屬朝議久不斷會高黃不安分
 鎮爭駐揚州而良佐與傑軍肆掠詔可法曲諭之三鎮皆
 惟命傑獨梗可法卒以至誠感之掠城下而去北師使可
 法弟庶常可程以書招可法不應尋揖政王復遺書可法
 責以故君未葬新居不得即位可法答書有曰乃辱明諭
 引以春秋大義此為當時列國世子立說耳若夫天下共
 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倏變非常必有維繫人心號召忠
 義恭移漢祀光武中興石廩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
 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國仇未剪之日而正位
 魏綱目未嘗作為自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

帶之族。繼絕存亡。貴國在首。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深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縷。回紇助唐。亦不私其土地。況大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助。萬代瞻仰。若乃棄我蒙難。窺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決也。貴國豈其然哉。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某處今日。鞠躬致命。充盡臣節。所以為報也。惟大國鑒察。時高傑頗欲規取。開歸。責餉可法。連呼不應。遂巡國事。日非。復上疏曰。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兵未加。盡河以北。悉染腥羶。河上之防。百未料理。此日即卑宮菲室。嘗

胆卧薪尚恐無救于事。以臣瞻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有未盡。然者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曾幾何時而忘前事。庶民之家。凡被殺尚思穴胸斷脛。浮而井心。隨朝廷之上。乃不踐匹夫之義乎。國家遭此大變。諸臣但有罪可誅。無功足錄。今恩外加恩。紛々未已。名器濫觴於斯。為極。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而凡不急之工。後可已之繁費。朝夕之宴衍。左右之獻諛。並未謝絕。嗟乎。賊一日不滅。北師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之哉。上不肖。尋以高傑徐州獲盜功。加可法太傅。而士英獨排衆議。以大鉞為兵部侍郎。群臣交

章論劾不報。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等相繼逐去。可法上言：欲用大鉞者以才爭，大鉞者以逆案也。大鉞即可用，何必罪爭者不可用？當採听群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省。自大鉞用事，悉引其黨布于朝，凡可法所奏請輒格之。來年乙酉，和事不成，朝廷尚修故黨，且起大獄，可法復爭之，以為唐采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今孰有大于此？我君父憂我邦家者，不此之快而修睚眦之隙，真不知類矣。和不成，惟有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閩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今日廟堂之人情大可見矣。上益不省。北師分二道南下，可法請以得功良佐之師駐穎亳，而高

傑進守歸徐。既入不省。時傑所遣蕩寇將軍王之綱與許
芝國爭睢陽。不決定。國以計殺傑之綱。攻定國。入其城。定
國北歸。可法薦衛胤文。以兵部右侍郎經畧兩歸。胤文者
前初可法欲急屏去之者也。可法用人無成心如此。隨復
薦傑。故將李本身為都督。將傑軍。士英使人啖三鎮。勅
可法。以為傑不容誅。不宜復存此鎮。尋北信急。姑以本身
為都督。如可法所請。可法移鎮泗州。合諸軍北禦。而學南
侯左良玉以偽太子為名。發兵攻士英。士英僑詔責可法
入援。可法即合諸鎮兵倍道抵浦口。促陞見。言太子處分
士英。又懼可法用事。不許陞見。而令大賊親詣得功軍。勒

得功禦上流。時北師下亳州向却。徐泗告急。可法詣京求
密陳軍机。有旨。凱奏後入見。可法歎曰。春凱談何容易。面
君不知何日矣。痛哭而返。蕪程抵汛。而徐泗已不守矣。退
保揚州。屢疏防江急。不應。北師經天長六合。廣多良佐。以
其衆降。而東平澤清屯淮南觀望。可法與中軍胡茂禎專
為城守計。以控大江。標兵僅三千人。馳檄請援。不報。乃調
兵部員外郎何剛水師于白楊河。亦調總兵李棲鳳入援。
而船隻火器。多為劉澤清所擄去。四月十七日。北師抵揚
州。西門使人諭可法降。可法誓死不奪。發馬兵數百。與北
師對仗。鹵三人。斬首十六。北師故厯其精銳。索諾可法。令

故降曩從副將出陳答之。返云所見不過許定國故標而已。城中歡然謂敵易辦也。可法復血書寸紙請急救。勿緩不報。乃与知府任民育、及何剛、劉肇基、乙卯才、樓挺、在子固等。晝夜乘城誓以死守。北師豫王知可法与士英二使李遇春奉王檄至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能見信于朝廷。死無益也。蓋邀遊二帝以成名乎。可法不答。乃復以書至。可法不啓視。輒焚之。毅曰。天朝無降宰相。有与城盡耳。輒為書辭其母與妻。付侄參將史得威。後題公署。而致豫王札一。蓋相拒凡晝夜二十五日。城西北潰。守者爭破門走。可法營西門。聞城破。拔刀自刎。為陶旗鼓。及參將許謹

莊子固等所持。道遇主事施恩。儀並奔鈔。閱以筏渡河北。師入。盡屠舊城。可法僅以二百餘騎。逸寶城寺。離城數里。北師迫之急。還決戰。不勝。一時敗沒。或曰。可法被執。赴新城南門樓。不屈死。而南都尚以可法不死。會可法所常坐青驢。悲鳴野走。邵伯人得之。始知督師與揚俱亡。可法年四十二。無子。妻欲為置妾。可法曰。爾何時乃及此。霍去病所不敢也。姪得威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于梅花嶺左側。可法忠孝性成。清介莫及。常言封疆之臣死。封疆耳。甫渡江。衣重襲。輒用印記。其諸遺筆。付得威。皆署四月十九日。與北師豫王者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

之臣不可言忠失守封疆寔有餘恨將以骸骨歸鍾山之

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上母太夫人者曰兒在宦途

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朝廷致曠遠于定省不忠

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大人委

之大教勿復過悲與夫人者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約

當於泉下相候也其書揚州公署有云可法受先帝厚恩

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

脩孝養遭時不偶有志未伸一死以報朝廷固其分也可

法自奉儉與下卒同衣食輕賞賚以忠義相激一軍呼為

勝爺爇其姓也折節下賢而奇謀不任時同殉揚州者知

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由甲子舉人守濟寧有功可法
薦知揚州驅妻子置一室中繼火焚之乃吉服持印坐堂
上被執不屈死監軍道吳尔燠字介子崇德人癸未進士
投縲大東門不死擲水又不死兵部員外何剛字慈人上
海人庚午鄉薦以焚書出鎮白揚河引還運餉徐春潤方
謂可法可法令出成剛曰為國家死則死之為知己死則
死之城破投縲不死与尔燠咸被殘死主事施鳳儀分守
便義門亦見害而副將乙邦才劉肇基咸被執不屈大罵
而死黃鉉字允
澤人
鄉薦為督餉金事与管餉
通判吳道隆
鯨字繩海寄籍江都佐城

守見害其

屈死侍郎衛胤文縊死盧

涇林字渭生長

歸爾德崑山人張誦嘉定人胡

如姓如瑾明臨並桐城人皆禮賢館士城破死之而周志

畏者江都人後雜髮南門之福圓庵欲以僧起事覺見殺

時武戩同難者又有提兵馬應奎丘雲龍馬守卿副將李

豫叅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玉陶國祚遊擊李大忠

孫開忠都司以下姚懷龍等十六七人又之三吳舞兵成

以可法尚存每借其名為勢而北師報捷無為州有之獲

為督史可法偽藩黃澤功二人

論曰設定策非貴陽而以潞之潞即不轉中興然而道

隣居中用事。寧南無君側之問。靖南無上流之禦。尚或
偷息河上。即否。螭臂南中。世有將相不和。而成功。關外
者。予或曰。可法既立四鎮。當以黃靖南。自予身為各撥。
勦之。或自行其意。鞭策諸。傲不然。權輕而但清約。可盟。
鬼神何濟也。不周傾天柱。折二百七十八年之運。始之。
金陵終之。金陵一人。聞絕續之大。我相傳可法入。叅將
張弘家。裨將馬應魁。從死。則萬無不識。印襲之理。即非
城樓死亂兵矣。或曰。介子初不獲自潔。當在回向之例。

